皇清經解續編

D-12
698
27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愼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郤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用郤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云陵莫大於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月〔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爻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傳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本同此本疏標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夏正建寅之月陽氣始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是其義也○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用辛據魯禮也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天之始也郊日以建寅之月天子郊天之始何休所駁非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建寅之月天子郊天之始也按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

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旅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穀于上帝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也或用建寅之月郊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若子寅兩月並郊矣魯公羊穀梁及公羊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容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蟄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偪用辛似用冬至

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於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祭天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易時歲更紀郎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日者明用辛

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注正月至之意○核勘記出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必以正月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日者明用辛

郊則不日○卽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蓋林魯人將有事於洋宮九月必先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洋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頖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爲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卜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沖宮○並禮器文禮器輩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沖作頍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作洫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

爲妃故配林一作輩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頍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頍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頍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頍宮而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頍宮也字或爲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頍宮告后稷也頍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頍宮故曰郊宮之學也詩所謂頍宮也正釋郊宮二字或爲頍宮者後人多聞頍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宮故本亦有作頍宮者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而云郊爲頍又改頍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頍宮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頍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頍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玉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國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小學在郊頍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
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
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
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
漢志注引于寶云展牲若今
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
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
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
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
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
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
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
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牷非郊
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
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
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
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
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稷以
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
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
卜此牷卜郊于祖亦不聞告
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
廟十

舊

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
則告牷當在祭前十日不得
祭祀其言牛求牛鄭司農云
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
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
必欲以爲郊天之牛夕牲告
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
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正是灌而迎牲告牷又安有
以況則古禮已亡故舉漢法
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牷后
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
于壇不於廟尤其明證也續
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
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
壇東大祝吏牽牲入跪曰請
志武帝將親祠車駕夕牲
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
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
請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
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
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
未晡
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
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
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
大盡譏之僖不郊而望故但
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
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
公羊義疏五十五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然後郊之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郊後郊之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葢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牷不與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未了了且告牷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差繆略云罃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渤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至月之

○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疏〉杜云貍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脤魯地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辰字左傳作貍脤穀梁作貍蜃脤蜃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注據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爲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葢左氏丫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家大夫以布爲輴而行至於家而說輴載以輴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輔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昌爲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據昭至孫舍○卽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臣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注貍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大夫禮○正以臣無自專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尚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伐鄭是也○卽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卽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卽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

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臧氏壽恭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六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二十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益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玃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葢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强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卽國中也卽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行四方而無所絀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實欒書弒稱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爲誤二傳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已未庚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卽去年殺三郤今年殺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發惡例也新語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
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土書者其
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
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
經注泗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卽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
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
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
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
○校勘記出楚書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
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壽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
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
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
故曰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
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
○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下有起此

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
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卽言宋魚石復
入于彭城是
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范云築墻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
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
地名郎囿旣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
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
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圃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滅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圃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圃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

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三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叚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浦氏鏜公羊注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郎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据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于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略〈疏〉杜云虛朽地闕或云卽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子汝恭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六

襄元年
盡六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卽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據晉至問之○卽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君命者也注無君命者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宋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醋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圍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宋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于彭城則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匡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為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為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為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事見隱二年以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不與諸侯專封也

正興爲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義也○注禁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入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討之直故令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叛是以與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左氏穀梁合作

鄫杜云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鄫城范云鄫鄭地鄫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曾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攷古遺文曾作㗊合作㑹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溪水又東經鄫城北春秋襄元年書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也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卽不至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夏卽蠻夷晉韓厥伐之魯必不救果卽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壬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干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壬夫不宜穿鑿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夫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日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
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瑕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庚辰五月之九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瑕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瑕按古今人表又有洽瑕氏服虔曰洽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鯤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魚子孔頴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洽瑕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簒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簒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拙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謚按謚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公羊義疏五十六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歿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爲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謬通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荊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父卒而祖母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吳商陵之云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卒可復以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姜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開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汜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云虎牢河南成皐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滎帶坯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翁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命之爲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卽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據外城邑不書〈疏〉注據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通義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注據取牟婁疏注據取牟婁○郎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為中國諱也疏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杞取牟婁是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曷為為中國諱注據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疏據莒至國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于偽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據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據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淺人襲疏語為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疏通義云晉為晉諱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據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為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即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
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葢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否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卽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卽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叉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卽見與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愼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故城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逌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卽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嬰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疏注據曹伯至諸侯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
○注鄫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
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侯不親與矣○注又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愼言云六月之十四日也下又有戊寅七月
昌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捃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强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

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載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春秋之稱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雖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戍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下定弋同杜云姒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注按姒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弋氏定公羊作定弋氏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姒氏穀梁作定弋氏葬定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姒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公羊義疏五十六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姒氏定十五年定姒穀梁作弋氏疏弋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即姒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鄫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姒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即薏苡是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定姒拔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音詩美孟弋矣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釋文己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己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爲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勝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爲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莊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卒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爲叔孫豹卒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鄫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臧孫許與邾克聘齊葢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葢邾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而往與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葢舅出也注亞者卽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舊疏云言葢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葢欲立其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葢通于下似葢云歸哉之類或言此葢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于也○注亞者至舅出○舊疏云謂亞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卽女葢卽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夫爲出則非也襄公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詳繹傳文葢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葢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禰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幸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

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卽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卽前後夫人皆莒女葢其姪娣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卽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凝讞于晉齊人語疏〉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蹏反如作疑不得音魚蹏反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亦誤凝按紹熙本注云何訓殆爲疑往疑于晉也經義述聞云殆危也告危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訓爲不詗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訟理也以卽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之會治反衞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玉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

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門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葢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晉猶言往讞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闕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拙者疑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何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郎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也言使君子易爲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葢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葢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互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子黜乎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魯人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鄫子也俞氏樾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葢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書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畀故不殊益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古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者蔽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字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郎邾郡名郎艮也邾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泰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爲眙舉目爲盱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路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注不殊至所恥○案露觀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蓮義勝也見使畀故不殊疑畀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荊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連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卽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益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一出行頻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晉踰年乃反者卽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

此諸事豈不爲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擧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爲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薇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叛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詐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相仍殊之自明矣鄫敘于會者刺晉將平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鄫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詐鄂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

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
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
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注見惡至鄫也
○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卽此義○注
等不至同文○解卽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
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卽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
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
〈疏〉注據下至諸侯○卽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
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
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至也○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

分散前後沓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强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
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葢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鄍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例時月者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邊籛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琐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說文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之爲主後矣故此鄫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氏子奉後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鄫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云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云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爲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以已乎爲後之後鄫也爲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鄫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

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眾著之適長而眡於牀第之倩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譌與今但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充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識春秋抑鄫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國語作夙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即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下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即斬徒爲寓公全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吏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子汝荼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注先是邾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頗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

未匄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叅蝕劉向以爲先是襄與師救陳滕子鄫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疏〕釋文鄬字林九吹反說文邑部隗鄭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隗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鄛按說文無鄛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

反盧云古叅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杜云鄛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引盟會圖疏云鄛侯國在慈州鄭伯與魯侯會于鄛逾竟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慈州鄭伯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

〔疏〕注據陳至不地○卽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恢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

卒其封內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薨常地不地見隱也常不地則錄地爲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

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注〕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

爲中國諱也〔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注據鄭至夷書○見宣四年不書弒蓋兼二義一爲中國諱一爲鄭伯棄蠻夷卽中國而

見弒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弒君不爲中國諱〈疏〉注據歸至國諱○仍本上據以難 鄭伯將會諸侯于鄛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卽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睒卒冬卽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卽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弒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苑尊賢云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說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據陳侯如會不名〈疏〉注據陳至不名○卽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

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尙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禮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尙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旣緩卽不得預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疢病保辜語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

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鬬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也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卒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祖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即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即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

見弑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亦作養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欲從楚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卽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卽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達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鄭伯
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
心於是懼而去之葢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爲不
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
葢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
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卽夷
侯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
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
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
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
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
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鄫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
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
故也釋文弒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鄫之會不致
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
十年十五年兩書
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
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據難之爲中國
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
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
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弒之義
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
也蔡侯肹鄭伯瑕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弒也子駟未
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書卒
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
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
○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
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
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涇
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
按古燮濕涇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公羊義疏五十七

注据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物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値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糺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鬬當坐獲疏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卽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鬬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糺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歛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糺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糺鄂本同閩監毛本糺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糺○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何侯閩監毛本作侯何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責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曾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之應疏注由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鄒是也如晉者卽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卽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莖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昌爲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逆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廴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連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鏜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强豈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鞏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緒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益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疏沿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鄘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鄭注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孔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

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嘗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災故爲先聖法度寖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稜勘記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傅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也晉楚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傅陽國是柤即近傅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傅陽耳傅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泇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泇河入承水之泇口又汪氏克寬曰傅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葢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傅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傅陽有柤水柤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鄫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聚是也王莽之鄫治矣按古文柤作鄫應劭讀作嗟漢地志沛郡鄫縣注鄫本作鄫也釋例云柤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鄫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柤亭去傅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鄺元曰沭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傅陽國也按釋例或曰鄫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爲殊吳此爲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經作傅字音夫目反一音遍陽之類如遍近之遍矣左氏音義傅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
穀梁作傳陽按此釋文偪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
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
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
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敷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
志下楚國傳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
云偪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注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續
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柤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
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傳陽左傳校
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
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偪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
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傳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
東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沭水
篇柤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
年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爲
縣方輿紀要偪陽城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柤
水渣口戍在縣東南柤渣同音側加反益卽今之泇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
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
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
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强夷滅中國者
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
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
是强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
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
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
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億三十
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
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公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
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
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
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
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騑上九年左傳公子騑杜注子駟字子駟是騑也正義云騑兩騑是驂云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名字必相配騑爲正字斐其叚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大夫則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盜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申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厭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强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注據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言取之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滿三軍是以書而議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强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方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大至小異○舊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亦以意言耳○注卿大夫至貴賤者曰卿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卽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
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
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
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
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
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
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
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
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
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
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
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
三軍傳曰何以書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
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
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
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
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
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國四年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
袁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
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
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
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
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
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
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
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
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圂臺沼椽采得良田
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
百三十三口爲大口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
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定率得
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
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
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
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
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
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
大夫上士七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
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爲次國□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爲小國□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卽此之大夫卽此之上卿彼之上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尚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說不能畫一也○注襄公至譏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强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强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强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益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埒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乃不郊下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據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疏注據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

其會起得鄭爲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郎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國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聘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爲楚救鄭疏注爲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似何氏注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誤正穀梁台作部釋文部本作台詩生民郎有邰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部正字台假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在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公羊義疏五十七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卽犯魯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鄙本强作彊前九年書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卽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卽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卽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可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卽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部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歛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郤不受命而入郤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爲莒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鄂本亦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爲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叠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葢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躰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覯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

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徐甫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曰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樊弟兄迭爲君而與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卽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遷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遷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泰强於內治敗殺之後不勤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强於秦而其內治亦强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

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
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八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十三年
盡十九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疏〕葉鈔本釋文云取詩二傳作聊舊疏云詩唐石經諸本同齊氏召南云公羊經傳作詩漢地理志東平國亢父詩亭故詩國亦是同公羊非誤也按水經注濟水篇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與公羊同說文邑部邾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邾亭从邑寺聲杜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大事表云今亢父縣在濟甯州南五十里邾城在濟甯州東南阮氏元鐘鼎款識有邾亭鼎〔注〕諱背蕭魚之會亟〔疏〕注諱會亟○舊疏云正以上十一年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故如此解背至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賛旒然〔疏〕杜云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齊崔杼宋華閱仲江衛北宮結稱人者杜云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是也囆釋文云二傳作蠆春秋異文箋云公孫囆字子蟜說文訓蟜爲蟲郎字思名子蟜當名蠆不名囆矣公羊作公孫蠆蓋段音字說文噣从口蠆省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彙梁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賛旒然者郎下十六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賛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賛旒校勘記云穀梁疏引此亦作賛浦鏜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賛段借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溴梁之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愼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爲乙未書日食彊臣謂孫甯矣案衛侯出奔則月之二日○注是後至大夫○舊疏云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溴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荀偃若作荀罃者誤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爲重見逐

說在二十七年疏

左氏穀梁作衛侯出奔齊杜注不書名從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衍字則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衍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猶召君也杜注繆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衍字左傳脫也按左疏引擇例云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危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說臧氏壽恭云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先儒皆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爲孫甯所逐故不書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棄古義造爲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皎難先儒即其說而細繹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爲得○注日者至口也○校勘記云鄂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下二十七年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諸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納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衍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爲重○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衛侯朔舉君絕爲重者謂書衍之名見其當絕不合爲諸侯也包氏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眾不能自安居民止爲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亂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非國卒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眾預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爲重故也○注見逐至

七年○即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也孫甯強恣亦多衛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穀梁疏據此則大夫之上疑脫下字劉者何邑也〈疏〉云公羊以劉夏爲天子下大夫詩說云說文留从丣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卯卯爲秋門則留自从卯卯爲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不从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从省留與鎦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糸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據也按周大夫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夏即劉定公爲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注〉據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據宰至繫官○即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者參見義顧爲天子大夫亦可以見諸侯不生名亦可以見爵亦可以見大夫稱傳曰天子大夫是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疏〉注諸侯至稱子○舊疏云知劉夏是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正以卒葬並書即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葬劉文公是也若直爲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爲大夫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爲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義相近也正義曰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不知宰即采之段借也古字采與宰通爾雅曰宰主也即主事之宰宗官也即官宰之宰案亦宰也按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夫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天子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也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謂之興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鄰即紀之采國滅而采不滅者也入爲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即鄭風緇衣詩所云還予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即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四都注云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采地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受采地爲下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子男與王制不同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所據要非周所定也其出封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荀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卽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夏商則減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衆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爲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一則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周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卽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不封諸侯者謂采地以爲國此圻外諸侯田自采取其租稅而已不得取卽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爲一二三之三也言凡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顧其爲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得三見義者一則可以見諸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質合伯子男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正義云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幾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二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賓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卽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卽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衞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衞兩武公皆以侯伯

入爲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嘉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未知何義下達春秋譏皆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爲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爲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于是大夫之稱今貶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亦通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是也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葛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背中國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公救成至遇疏遇魯地杜云遇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即上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是也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
兵書者爲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
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閩監毛本攜改鬳按釋文作
鬳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作攜又似兗反作囚
兗今据僖二十六年攻證鬳本或作僊故有似兗一音云不
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
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
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爲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爲齊强魯
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
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鬳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
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
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
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
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
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爲恕辭也○
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歛
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郠〔疏〕注是後溴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
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爲七月
之二日劉歆以爲八月朔日長歷以爲八
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以爲五月二日劉孝孫以
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
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
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
闔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
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下十
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
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
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
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
月無閏則爲月之十日釋文侯

周一本
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疏〉毛本溴作溴誤釋文作昊云本又作溴杜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大事源縣西北至溫縣入河按郭彼注溴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注溴水也溴水又南注於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云梁水隄也溴水又東南入河此舊疏引孫炎注云梁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一統志溴水自懷慶府濟源水橋也釋宮云隄謂之梁故云水隄也舊疏又引郭氏音義云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與杜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據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據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疏云按彼經傳云不見有大夫之盟文唯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卽有大夫可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誤也宜爲牡丘字矣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舊疏云信在大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能約束諸侯之大夫始信任之矣

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據上三年戊寅大夫不起〈疏〉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大夫不起○舊疏云不起也○注據上至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大夫不起○舊疏云卽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連言諸侯是其不起之文

褊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尊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溴梁兮以晉爲盟主文子晉卿而爲不臣之行春秋書刺之如執然也據左傳時荀偃將中軍也此盟亦荀偃主之也

曷爲褊刺天下之大夫〈注〉據戊寅不刺之〈疏〉注據戊至刺之○道上三年戊寅文也舊疏云不復言上戊寅者上已言之從可知省文

若贅旒然〈注〉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爲贅增矣

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又褚淵碑文康國祚於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爲公羊傳語葢西都賦注有衍文或公羊傳下有脫文也陸德明與李善同時陸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戚精符云禍賊蜂起君若贅旒本此傳也○注旒旂旒○說文於部旗之流也从於汙聲旗从水之流故得稱流經傳

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爲縿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繅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兩兩以繅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旖○注贅繫至壻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史記秦本紀云贅壻賈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正何氏所謂就壻也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是也謂之繫屬者說文貝部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則與質義同以物繫屬于錢謂之贅因凡繫屬之物皆名贅詩大雅桑柔云具贅卒荒傳贅屬也廣雅釋言贅屬也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廣雅釋言又云贅胝亦以胝屬於肉故亦稱贅孟子梁王贅其耆老說苑奉使云梁王贅其耆老書大傳作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書大傳作屬互通釋文本又作綴者魏志太祖紀建安十八年詔曰當此之時若綴旒然是也鄂本名誤民○注以旂至數名○詩商頌長發云爲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正義引此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旒爲旌旗之垂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五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阮氏元學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厥猷及郵表畷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畯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綏毛物於其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裘之段借故以裘爲標志表者裘衣也杜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專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爲人所執持猶君屬於臣爲下所持之謂阮氏之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士五○今玉藻無此文舊疏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詁諸侯九旂至軫卿大夫七旂至軹士士建旐大夫士建物其旂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益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者荀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皆不臣也穀梁傳譏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即本公穀爲說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主偏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至同也○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蓋春秋多爲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閻監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也史記魯世家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爲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僞書非何所據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是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聽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弒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愼言云寅五月有甲子據歷戊寅爲二月之二十八日甲子爲四月之十五日○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是也弒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寧喜弒其君剽二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十七年宋華臣奔陳二十年蔡公子履奔楚陳侯之弟光奔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士匄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閻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動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罃者誤矣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郕按今本左傳郕作郕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郕作成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瞷作瞷左氏作邾子牼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瞷音故或作瞷劉昌宗周禮音云牼耕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劭一地泗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谿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接當以在弁者爲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高厚爲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

圍成圍洮圍
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朝不能行
朝禮范同皆
取此傳爲說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疏〉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
上也按稱人以
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下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爲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穀梁傳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齊故褒與信辭〈疏〉左氏穀梁作祝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今屬濟南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衞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揚是也漢輿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阿膠阿柯通也按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卽春秋之柯又名阿漢屬東郡今爲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爲長淸齊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淸縣豐齊鎭北二里有故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執卽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卽執人嫌不信宜書曰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卽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相足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圍○卽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注齊非大而足同焉注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動也葢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爲實圍也易爲抑齊注據侵蔡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卽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遂伐楚是也舊疏云正以楚爲彊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矣猶不抑之故以爲難也爲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內旣諱亟知亟非善辭矣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注以下葬略或說是也亟伐者并數爾加圍者明當從滅死二等奪其爵土疏卽上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時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也按會盟則主會者爲之上此罪齊者葢世子驕蹇齊又强大晉不得不序之諸侯之上

與釋文作憍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卽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其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代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葢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强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卽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亟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據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爲疾此亟訓爲數較彼似從末減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爲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合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爲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此之滅入爲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減二等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濘水疏杜云濘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濘水在魯水來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經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又經注泗水篇濘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濘水在魯水來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經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繹山詩所謂保有鳧繹是也又

西南經蕃縣故城南又西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濘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經縣南又西會南梁入運河舊名爲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白漕河東徙遏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濘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濘水京相璠云薛縣濘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濘水河注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東田不言自濘水○注據齊至濟水○卽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以濘爲竟也何言乎以濘爲竟注**據取邑未嘗道竟界濘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濘爲竟濘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穀梁傳曰軋辭也范云軋委曲隨濘水言取邾田之多卽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爲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迫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駮公羊傳非是說文云瀙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瀙水爲竟是也舊疏云瀙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則瀙移爲外異更明瀙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卽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睘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枊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卽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爲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俟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愼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馬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爲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爲難耳

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戍衞不卒戍言戍衞遂公意○卽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傳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衞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戍衞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匄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經大之故据以難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浸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眾爲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趍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即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匄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閩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恥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案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長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年丙不書侵伐至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邀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義時久不知士匄遵行古禮令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遲疑經書乃美士匄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爲未敢進此至穀爲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何道聞乎故如此解按穀爲齊地似非竟外蓋士匄侵齊卽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尚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旣聞齊侯卒卽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

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愼言云辛卯爲七月朔日月之二蔑卒則辛卯必爲望後方可長歷以爲二十九日至丙辰而經書八月丙辰仲孫十六日爲丙辰仲孫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疏〕釋文喜一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石經喜作嘉喜卽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爲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卒日〔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僻之抑其父卽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丞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爲其驕蹇使然則使其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爲不孝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異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郛注言西郛者据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高氏地名考混爲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濮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是曾子所居卽鄪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閣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六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二十年盡
二十六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疏〕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月之二十六日遬唐石經閩本宋本葉鈔本釋文遬字並如是毛本作遬非左氏穀梁作速紹熙本亦作遬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申月之五日杜云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水經注河水篇左會浮水故澶故澶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西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澶焉大事表云水經注發明杜氏之說最有根據而後漢書郡國志乃云枉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劉昭引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以實之南圻

志云秆秋故城在今蕭縣西七十里按江南徐州府蕭縣去直隸大名府開州千有餘里後漢志誤也彙纂云繁陽故城在今蕭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徙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河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三十五里則澶淵當在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頓丘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縣西南三十五里頓丘故城是也澶淵即鄄水在彰德府內黃縣縣東二十六里史記廉頗據魏繁陽漢置縣屬魏郡應劭曰在鄄水之陽也張晏曰其界爲鄄陽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實衛地而云在宋者蓋以春秋書宋災故而然然未爲宋也趙一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爲衛矣一統志澶水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浮水方輿紀要云德勝渡黃河津要也一名繁水一名古澶淵也其後爲德勝城在開州東南

秋公至自會

仲孫邀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疏〕穀梁作公子濕

四庫提要人著
南菁書院

蔡公子履出奔楚〔疏〕通義云燮之弟懼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注〕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疏〕釋文光黃九經古義云說文芡古文光奐古文黃字相似原注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風俗通云黃光也皇霸引書大傳云黃者光也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穀梁傳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注惡陳侯也○注爲二至三年○即下二十三年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與此注相足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下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是其事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注〕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書丙辰朔據麻爲月之三日八九兩月連大亦爲月之二日丙辰係六月朔非十月也五

行志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是年八
甲申統一千九十年正月己丑朔大二月己未朔小三月戊
子朔大四月戊午朔小五月丁亥朔大六月丁巳朔小七月
丙戌朔大八月丙辰朔小也○注自溴至日食○五行志下
之下二十年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
寅赦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
慶與何異何以爲溴梁盟後臣恣曰甚所致言比年日食者
卽下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二十三年癸酉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比年日食歷法
之常此以爲異者春秋重義不重事凡書日食俱以爲異以
示戒比年見則異之甚也不然春
秋二百四十年僅三十餘日食哉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溴梁之盟後中國方乖
離善公獨能與大國〔疏〕注月者至大國○舊疏云正月朝聘
晉書正　例時故如此解按此與上八年公如
月義同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疏〕杜云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大事表云

俱在今兗州府鄒縣定五十年城漆卽此水經注泗水篇又
南過平陽縣西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世謂之漆鄉應
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是也
又沂水篇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十三州記曰山陽南
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丘也今按漆鄉在
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
是別亭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史記正義云南平陽縣城今
兗州鄒縣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
閭丘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爲閭丘亭可以續漢志
證之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南平陽下云孟康曰邾庶其以漆
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續志亦云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一
統志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北方輿紀要閭丘在
鄒縣南左傳釋文漆一本作泰泰與漆形似益誤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快
無氏疏通義云據盟會恆言邾婁人亦通○注據快無氏○
不合書見之義問者見快不書氏知邾婁是也舊疏云其無氏卽
無大夫既無大夫何以特書庶其故難之重地也〔注〕惡受叛
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

兩明故省文也疏注惡受至書之○鄂本受下有人字紹熙本亦有當據補通義云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杜云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注不言至文也○正以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屬言叛故解之爲魯受叛臣邑與受同科魯坐罪也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注凱曰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疏晉世家作欒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庚戌朔十月書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戌爲七月朔矣依歷大九月十月朔二日也蓋小六月則庚辰與經所書悉合十月後三月頻小古歷有三月頻亦爲庚辰朔據歷十月朔爲己卯庚辰其大或亦有三月頻小者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劉歆以爲六月晉分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疏五行志又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

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爲入月泰周分通義云日月同行而有揜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占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躔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元忠姜岌云比月而食宜在駁條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臧氏壽恭左氏古義云比月日食二十四年正義及是年穀梁疏疑其與今歷不合然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五行志所引諸儒舊說是漢儒皆依經立說別無疑詞後儒據今歷疑之傎矣萬充宗黃梨洲問答云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皆謂曰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荅曰襄公二十一二十四兩年俱頻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歷亦言其已過交限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也襄二十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則斷無是理一年兩食者一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矣二入食限至十一月朔交周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矣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也顧氏棟高書後云西歷以越九月即能再食者即高閎所稱歷家推步之法一百七十三日日月始一交

公羊義疏五十九

交則月掩日而爲之食是也時西法未入中國則爲此說者亦不自西歷始矣頻食既斷無此法而春秋所以書何也是時周歷算法已不準推步常遲一月須歷云某月朔應日食到前一月之朔而日食襄二十四年七月朔食之既人所共見魯史既據實書之至後一月不見有食則以周保章氏所須未敢輕削魯史非精歷算者不能攷正是月之不入食限也則疑食之微或食于夜而人不見因并存之孔子因而不革漢書本紀所載高祖即位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於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亦是漢初襲用秦歷法未講致有此誤武帝太初定歷以後則斷無此矣皆据歷法之正斷爲無頻食法者然春秋記異示戒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仍依孔子臧氏說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疏杜云商任地闕大事表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按安陽與任縣地不相屬未知孰是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疏舊疏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孔子生與陸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唐石經同又云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歷十一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昭二十四年服注引賈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矣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者以相距之歲計之杜氏於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則用史記說按今穀梁亦繫庚子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未知錢氏所据何本穀梁疏云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世家云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不及公羊明與公羊同也通義云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

朔校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包氏愼言公羊麻譜云公羊傳於十一月記孔子生據麻庚子十月之二十二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凡十一月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曰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云云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梁同上文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異據釋文公羊有異本今唐石經板本均從異本耳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又按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賡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此句可證唐初公羊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石經每年經傳捉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傳不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矣故馬端臨謂公穀二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唐石經爲易明葢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眞經也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趙氏在翰按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月傳詩謹推生日之意應理之理其文殊其指一也讀書脞錄云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十一月不得經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据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亦作十月葢孔子以周之十月夏之正月二十一日生左疏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頴達所据本已誤按陸氏所謂一本卽舊疏本陸又云又本無此句謂無十有一月句也陸氏本明只有庚子孔子生五字故推上十月庚辰以釋之又本無十有一月本無庚子孔子生句誤矣臧氏壽恭云魯史書十月庚辰朔三統以爲八月然則二傳所謂十月庚子三統以爲八月二十一日魯史後三統兩月錢氏以三統之十月當魯史之十月誤○注時歲在己卯○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校勘記云疏及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作乙卯錢大昕云於三統術是年歲在乙巳乙卯當爲乙巳之訛疏作己卯亦非錢氏養新錄又云魏晉以來推襄公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在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興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据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麻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又云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正義云三統之歷以庚戌爲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按古法太歲與歲星當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冲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由襄二十一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甲寅也因莊公二十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既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當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劭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鮮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包氏愼言何氏公羊注春秋年紀異同攷云公羊於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記庚子孔子生何氏注云時歲在己卯東漢以後愈皆以襄之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或疑何氏誤記

又或疑卯酉篆文相近傳寫誤酉爲卯攷後漢麻志漢安二年尚書邊韶奏言太初麻百四十四歲歲星一超次治麻者不知處之以致不效其時太史令虞恭駁其議云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作庚戌而曰丙子云云是東漢治麻者不取三統超辰之說以太初起元於庚戌也前漢志記太初積年上元至元狩七年卽太初元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自元狩七年上溯獲麟凡三百七十八歲以除上積年不盡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從庚戌起算以六十除之不盡四十一歲爲庚寅襄公二十一年獲麟歲爲庚寅隱公元年歲星一超次治麻者適值己卯然則何氏所據者太初麻與東漢術家異非誤也又攷黃帝術以辛卯起元如以乾鑿度之積年爲其術之積年從辛卯下尋隱公元年爲庚辰庚辰之與己卯亦止一算之差耳何氏精於圖讖斷非妄造姑援二端以解通經者之疑經義述聞云顧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卯酉作卯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卯耳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謹案杜氏長麻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麻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然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卯之譌則卯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無緣巳字誤卯何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麻甲寅元續漢志論曰殷麻元用甲寅大衍律議曰緯所據者

公羊義疏五十九

乙未三統麻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在大梁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較差一年太史公麻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萬祺遂古七麻殊元同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舊注存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彊隨漸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而今與魯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疏〕注月者至與魯○正以致例時此月故解之校勘記云前彊隨漸有邾婁地鄂本同閩監毛本彊作疆疏同紹熙本亦作彊按彊疆皆通卽上十九年取邾婁田自漸水是也又受其叛臣邑者卽上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而今與魯校勘記云鄂本魯作會此誤按紹熙本亦作會○注不於至復見○校勘記云毛本於誤與鄂本閩監本及疏皆不誤按紹熙本亦作於舊疏云言所以不於上商任會時書月見危者正以與上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同在十月不得見此義是以於此危

夏四月

殷麻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按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見續漢志者也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子殷麻以爲甲寅則歲在己酉殷麻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麻當爲壬申由甲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麻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麻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爲本亦見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按甲寅元殷麻也則考靈曜又本於殷麻與通義云周十月夏八月曰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翼翔始以龍見終以蛇藏是有德而章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己卯於今祿命術得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也漢四分麻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四分依命麻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丁丑漢元年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十八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疏〕左氏經無滕子或闕文此經唐石經諸本同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癸酉朔據麻爲月之三日五行志下之下云三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臧氏壽恭以三統術推前年正月丁未朔大二月丁丑朔小三月乙巳朔大六月乙亥朔大七月丙午朔大四月丙子朔小五月甲辰朔小十月癸酉朔大十一月癸卯朔小十二月壬申朔二日癸酉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己巳月之三十日

夏邾婁鼻我來奔〔疏〕釋文云鼻我二傳作畀我唐石經作卑我九經古義云古鼻畀同音穀梁昭二十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本或作鼻漢書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鄒陽傳封之于有卑服虔曰音畀子之畀也左傳校勘記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畀在五支鼻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按昭二十年左傳曹公孫會自鄭出奔疏兩引作卑漢校官碑卑作畀是隸書畀卽卑也二字形近易譌爲二字唐初葢已混故孔疏引作卑也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疏〕注以奔至書也○舊疏云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之下傳云曹無大夫此

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然則曹羈得諫義是以書之上二十一年邾庶其之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此何以書重地也然則庶其牟夷皆以重地故書悉非常例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上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繁露奉本云邾婁庶其鼻我之故乃得顯明按以親之以疑衍庶其之書傳以爲重地非以近書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何此以書以近書也庶其或快之誤○注所傳至稱人○隱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略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不書是也此爲書小國大夫三事也○注所聞至漸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如大故小國有大夫也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廩廩鄉漸耳兩漢時有此語○注見於至始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昭二十七年疏引作以近治之也是疏本作治通義云近者所見正以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始爲治之訛當據正按解云

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錄其接我者以見法必取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接孔氏斷自孔子生後爲所見之世與何氏不同按傳聞之世小國略稱大國有大夫直至所見世小國始有大夫非三世之次孔義恐未然○注獨舉至而已○舊疏云孔子作春秋欲以撥亂世多舉小國悉有大夫則恐文害其理故曰治亂不失其實也今鼻我更無他義而得書見明其張三世之法故曰取足張法而已謂張治小國大夫法也凡書奔者重乖離之禍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注〕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疏〕注前爲至言歸○事見上二十年左傳云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穀梁注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又彼二十年傳云親而奔之惡也注所以

惡陳侯○注宋大至可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此殺二慶後光乃歸歸無惡知譖光明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疏〕隱五年左傳注云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漢書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今曲沃爲漢絳縣地詩唐風揚之水序昭公分國以封沃卽此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注據當舉重〔疏〕通義云據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注據當舉重○正以當直書入于晉也

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注〕欒盈本欲入晉篡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於曲沃得其士衆以入晉國曲沃大夫當坐故復言入篡大夫位例時〔疏〕通義云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也○注欒盈至夫位○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之文故知欒盈入晉爲篡也舊疏云不直言入又無叛文故知不篡君位也其惡文不繫於篡君知止欲篡大夫也○注晉人至晉國○晉世家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與左傳同皆無入晉不納事蓋事勢宜然史左或未備也○注曲沃至言入○解經所以不舉重之義也舊疏云曲沃大夫受納有罪之人故云當坐按左傳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注胥午守曲沃大夫又曰伏之而簒曲沃入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是受納有罪事也然曲沃大夫不能固守城邑致令欒盈得入亦當坐失地罪禮記曲禮云大夫死衆士死制是也欒盈因曲沃甲以襲晉故以復書入于曲沃見曲沃大夫罪明也○注篡大夫位例時○舊疏云正以經書夏故知例時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定十一年秋宋欒世心自曹入于蕭之屬皆是也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疏〕釋文榆左氏作榆水經注洪水篇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國語周語云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榆本或

爲渝是渝榆通也杜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大事表云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郎古雍榆也故城在今河南衞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明一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差繆略云俞石經公羊亦作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注據次于聶北救邢疏注據次至救邢○鄭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言次後言救也先通君命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救疏注惡其至言救○通義云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言次本書次者刺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非救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欲止言次尊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書救而後言次皆聶北遥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其、先言次而後言家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后言次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與何氏義合莊三年左疏引左氏先儒言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按左傳曰禮也疏引賈云禮者言其先救渝次

爲得禮也止謂先通君命爲得禮耳其次而不遂故譏也

己卯仲孫遬卒疏包云八月書己卯月之十二日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九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曰有罪者月按左傳臧武仲告曰紇之罪不及不祀臧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如彼傳文臧孫爲季氏事出奔非得罪於國故爲無罪通義云日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彼是出奔後事聖人不必於其出奔時遂罪之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則孔氏羞涉穀梁家說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注據纂得大夫之位疏注據纂至之位○舊疏云正以夏已入晉冬乃殺之傳又云曷爲爲不言殺其大夫故知纂得大夫之位矣非其大夫也注明非君所置不得爲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討賊辭大其除亂也疏注明非至大夫○通義云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惟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

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已絕今篡大夫位非君所置故不得爲大夫義自直捷穀梁傳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注無大至亂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自相殺稱人卽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今無大夫之文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也實非篡而作討賊辭者大其除亂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馹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反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夫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也是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仲孫偈云本又作揭亦作羯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滅舒鳩齊崔杼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弒其君疏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臧壽恭推是年正月丙寅朔小二月乙未朔大三月乙丑朔小四月甲午朔大五月甲子朔六月癸巳朔○注是後至其君○舊疏云卽下二十五年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是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注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齊此興師衆民怨之所生也疏注前此至生也○校勘記云元本同監毛本此作北皆誤鄂本閩本作比又鄂本無也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無也字五行志上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鄰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注與甲子同疏注與甲子同○五行志下之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梁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

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沈氏欽韓以今厤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釋文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皆誤以此釋文爲注鄂本無之此本加圈以別之是也紹熙本同二十五年穀梁傳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地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疏〕釋文本作咸宜咎云云本又鍼其廉反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注〕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疏〕注有死至曰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注侵傷大傷卽有死傷義也彼疏引徐邈云有死者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然經無大饑文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舊疏云正以諸經直言饑此加大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十八日穀梁傳莊公失言涖于崔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陳儀〔疏〕繁露隨本消息云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謂此及上二十四年會陳儀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注〕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今鄭背楚入陳明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故爲中國憂錄之〔疏〕注曰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公羊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者乃始書月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之屬是今此書曰故解之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壬子月之二十五日也通義云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舉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由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大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例曰入者善也孔氏犇涉左氏以駮何氏按春秋曰入者何氏解各異隱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曰者明當憂錄之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人入許注曰者危錄隱公僖二十七年己巳公子遂入杞注曰者杞屬修禮朝魯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書丙午注曰者善義兵得時入若概以曰入爲善則入盛入許之屬何善之有蓋凡入言曰者在例時與傷害多月外故分別解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注〉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己巳七月之十三日也杜云重丘齊地大事表云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跨茌平縣界有古重丘爲諸侯盟會處彙纂云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以經文考之公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夷儀爲今北直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自夷儀涉齊竟當在聊城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二十五年秋同盟重丘應劭曰安德縣此五十里有重丘鄉故城也按安德在今之陵縣恐非其地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爲今之霑化則更遠矣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按以前說爲是後說則水經所次也○注會盟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以下同盟于新城舉盟以爲重不言會于某今會盟並舉故解之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之下注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也昭十三年平丘之下注云不舉重者起諸侯討棄疾故詳錄之與此同通義云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據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受亂賂竊弒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爲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曰言之於此諱所謂遠世近世異辭解詁箋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曰者徧刺諸侯之不討賊也按孔氏所據左氏說不得以駁何氏欲誅崔杼何氏或別有據蓋誅不成故書曰以刺之也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衞之邑也〔疏〕衞邑晉愍衞衍失國使衞分之一邑又定九年齊伐晉夷儀爲衞討也則又爲晉地蓋實衞之邊邑與齊晉皆連壤今直隸順德府西南四十里有夷儀城

曷爲不言入于衞〔注〕據與鄭突入櫟同〔疏〕注據與至櫟同○突入于櫟傳櫟者何鄭之邑也曷爲不言鄭突入櫟傳陳乞家言入于齊今此亦據陽生事爲難故云據與彼同也陽生事見哀六年

諼君以弒也〔注〕以先言入后言弒也時衞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后侯間伺便使甯喜弒之君子恥其所爲故就爲臣以諼君惡之未得國言入者起詐篡從此始〔疏〕釋文作以殺音試注同後年放此○注以先至弒也○鄭本后作後下及疏並同先言入謂此後言弒謂下二十六年衞甯喜弒其君剽是也○注時衞至惡之○衞侯見篡逐事見上十四年詐願居是邑爲剽臣何甯喜弒之者卽下二十六年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

喜許之卽使甯喜弒剽事也繁露隨本消息云衞衍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以畔入以惡之說文言部諼詐也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注未得至此始○舊疏云欲言小白陽生之屬得國乃言入通義云衍在陳儀剔瞶在戚其未得衞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衞爲難者蓋以衍與剔瞶皆有君衞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入于衞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衞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卽不與使有衞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於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義或然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鄭公孫囆帥師伐陳〔疏〕舊疏字者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本作公孫囆口旁後加舊疏云公孫囆云公孫萬孫蘭口旁後加舊疏云何焯云萬當蘭字誤按閩監毛本皆脫此疏左氏穀梁作公孫夏夏與蘭音義俱遠定有一譌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疏釋文謁左氏作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唐謁作遏之義疏所據之本往往勝於釋文公羊疏非唐人所爲也按云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易大有彖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徐又音謁是音義同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吳在其南而二言入謂此及二十九年闍弒吳子餘祭也彼殺當作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注以先言門後言于巢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疏傳言入巢之門而卒也者以解入門乎巢而卒也○注以先至于巢○舊疏云正以先入其門巢人乃殺故言門于巢卒○注吳子至禦也○穀梁傳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何義與彼同左傳云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杜云攻巢門也以爲吳子攻巢巢牛臣所殺與此少異穀梁疏引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之然後楚可得伐以爲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之國是也按何氏責吳不假塗蓋亦以巢爲國易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彊守禦猶此義也○注書伐至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航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惠氏士奇周禮說云軍謂持兵者也明持兵者可格殺之勿論也漢書龔遂傳渤海盜賊起遂移書屬縣諸持鉏鉤器者皆良民持兵者乃盜賊則漢律亦不持兵者不爲盜也按今律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唐律亦然疏議荅曰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姦猾知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辨縱令知犯亦爲罪人若其殺卽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故此與巢得殺也吳子謁何以名注據諸侯伐人不名疏注據諸至不名○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疏重發傳者與失國生名異故也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以名

卒間無事知以傷辜死還就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
知未還至舍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
當以傷君論之〔疏〕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反未誤倒上
舍而卒也通義云與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
此異國故復發之○注以名至伐名○舊疏伐名屬下讀惠
棟云伐名二字屬上句蓋名于伐而不名于卒故謂知以傷
辜死爲伐名知傷而反卒誤讀按穀梁傳云伐名卒爵之稱今于伐已名知其見傷而反其卒仍繫巢故
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其以伐楚卒穀梁無保辜義
亦以經名卒間無事故如此解○注知傷至至舍○舊疏云
名者卒爵之稱今于伐
知被傷反未至於舍止
不坐殺卽上注云君子
辜者對上七年言之故言復也辜內云云者舊疏云正以過
國假塗賓客之謙謹重門設守主人之恒備今吳人無禮淩
暴巢國若不與殺開衰世諸侯得使縱橫巢無禦備而殺人
之君若令舍之又脫漏其罪是以何氏進退目之若以殺論
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按此卽穀梁之非巢不飾城
理殺吳子者亦非巢君舊疏誤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注〕甯喜爲衛侯
衎弒剽不舉衎弒剽者諱成于喜〔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
剽作秋繁露隨本消息及上二十五年齊崔杼卯月之八日史記世家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謂此
國之行亡國之跡也○注甯喜至于喜○甯喜爲衎弒剽事
見下二十七年傳舊疏云喜若爲衎弒剽春秋舉重宜書衎
弒今書喜者正由諱成于喜故也是以下二十七年傳甯殖
死喜立爲大夫使入謂獻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
欲納公何如是諱成于喜文也按左傳甯子出舍于郊伯國
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世家謂殤
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
如晉晉爲伐衛誘與盟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
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與公羊左氏義皆不合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注〕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
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
〔疏〕注衎盜至誅之○舊疏云正以凡言叛者臣盜土之辭故
如此解林父逐衎者在十四年左傳書曰入于戚以叛罪

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衎出奔已絕故復入爲盜國下書衛侯衎名是也○注猶定至云爾○舊疏云昔林父逐衎衎得誅之季氏不逐定公而定公得誅季氏者正以昭公是父父子一體榮辱同之季氏逐昭公故與定公得誅之也知如此者正以定元年霣霜殺菽何氏云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讎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是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又有甲午月之十一日

此諒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注〕據齊陽生至陳乞家時書入

于齊不書復歸者入無惡則剽惡明舍立陳乞使入迎陽生于諸而君之爾是也彼書入故據以難○注復歸至惡文〔疏〕注據齊陽生入于齊傳景公死而五年傳復歸者出齊其家大夫不得已皆再拜稽首惡歸無惡是也　惡剽也〔注〕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疏〕注主惡至明矣○正以剽篡不見故於衛侯之入不書入見之非與衎主惡剽也　曷爲惡剽〔注〕

據齊陽生不書歸惡舍〔疏〕注據齊至惡舍○哀六年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

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立之則臣請立之下又曰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明舍立不正嫌陽生之篡無罪宜書復歸惡舍故據以難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注〕

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諒禍故惡以爲戒也篡重不書反惡此者因重不得書故得惡輕亦欲以見重〔疏〕注凡篡至戒也○疏云正以有繼及舊道故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若以昭穆言之遠於公子故之尤非其次也昭穆既遠又無賢德是以衛人未有說之者曰按衛世家云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以服屬至近推之亦當成公之孫故尤非其次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未當作未隸書未未二字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也是其證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俞亦通○注篡重至見重○即謂不書剽立義也重不得書義具見下傳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注〕據衛人立晉〔疏〕注據衛人立晉○見隱四年通義云據

晉繼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蒙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注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日者起甯氏復納之故出入同文也甯喜弒君而衛侯歸則甯氏納之明矣以歸出奔俱日知出納之者同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甯氏共逐之亦可知也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疏注欲起至明矣○正以衛侯失眾出奔故惡之書名見絕也通義云春秋之於衍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弒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爲社稷之大計剽次當立又有令德君子且酳乎惡衍矣明於惡剽之說則爲臣者爲君者懼范武子曰衍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注日者至知之○上十四年書己未衛侯衍出奔注日者爲孫氏甯氏所逐甯氏復納之出納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此亦日是出入同文明相起也春秋之例歸與復歸例時此出納日故解之甯喜弒而衛侯歸衛侯歸而孫氏叛亦出納皆由甯孫則與出不與納明矣○注名者至見矣○正以諸侯不生名書名皆絕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何以名絕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義失眾出奔合絕土地非所有今復入據故坐以盜國罪也書名盜國已明更書復歸見無惡知非爲惡剽出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疏注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氏者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著明大夫不敵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左傳本有作晉侯者左傳校勘記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侵作人不誤石經此處剜缺今依訂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覽長見篇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畢氏沅云痤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痤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注痤有至書葬○春秋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及枉殺世子者皆不書葬以明其合絕是以申生有罪故也按繁露隨本消息云宋公殺其世子下云中國之無罪不書獻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經云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本

行亡國之跡也似不以痤有罪蓋痤罪克故其罪尚微故不去世子也舊疏又云鄭伯克段于鄢有惡逆去弟痤今若有罪仍言世子者正以段有當國之罪重故如其意貶去其弟仍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惡逆今痤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然則痤罪微平公殺之已甚故董生如彼云也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注據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疏注据甯至伯討○正以僖四年傳云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甯喜弒君賊合執今晉稱人故据以難不以其罪執之也注明不得以爲功當坐執人疏通義云孫林父以成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爲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注明不至執人○正以執不當罪故坐專執也此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文同義異甯喜不合稱人晉執甯喜不以罪則不與其執楚則實與文不與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二日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疏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經傳皆無大克文董生意言也

葬許靈公

常熟邵元晉參校　子汝荼校字